

成长必读·一套全世界青少年最喜爱的书

CHILDHOOD

童年

[苏] 高尔基 / 著 苍利 / 译



一部用孩童的眼光来
诠释真实的社会人生的自传体小说

必成
读长

“外祖父的大染坊里可以染出五颜六色的布匹，
却无法给我染出一个色彩缤纷的童年”——当成长期的孩子无力地看向令人窒息的
童年生活时，他又该用怎样的态度去营造心中的未来？

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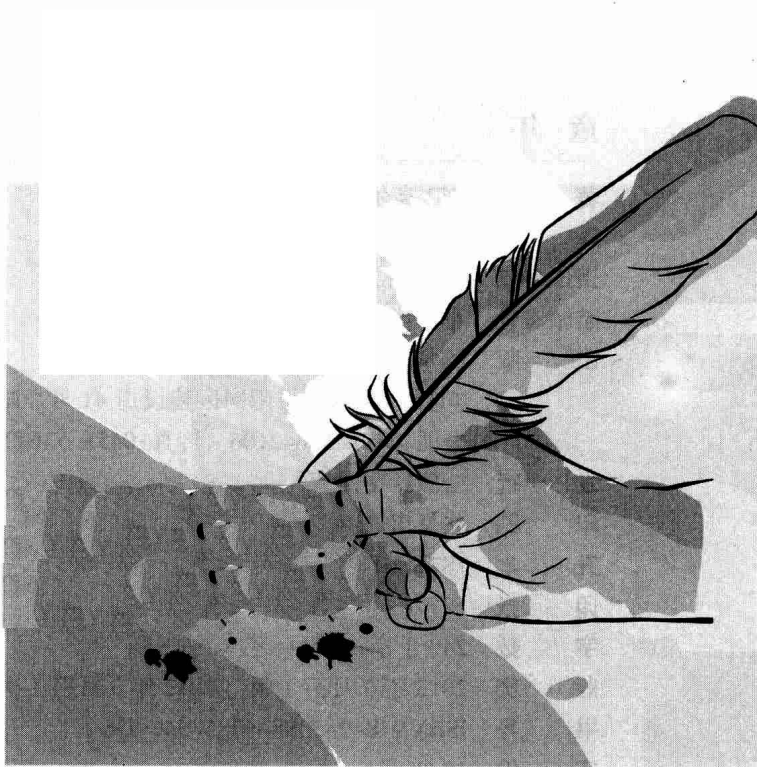
·CHENGZHANGBIDU·

成长必读·一套全世界青少年最喜爱的书

CHILDHOOD

童年

[苏] 高尔基 / 著 苍利 / 译



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童年 / (苏)高尔基著;苍利译.——哈尔滨: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1.8

(成长必读)

ISBN 978-7-5388-6785-5

I. ①童… II. ①高… ②苍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苏联 IV. 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75072 号

童 年

著 者 [苏] 高尔基

译 者 苍 利

责任编辑 项力福

装帧设计 小 优

出 版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

(地址:哈尔滨市南岗区建设街 41 号 邮编:150001

电话:0451-53642106 传真:0451-53642143 发行部)
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

开 本 787×1092 1/16

印 张 12

字 数 240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88-6785-5/Z·856

定 价 19.80 元

(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,印刷厂负责调换)

第一章	失去父亲 / 1
第二章	母亲出走 / 15
第三章	快乐的茨冈 / 31
第四章	祸不单行 / 51
第五章	分家以后 / 61
第六章	罪孽深重 / 77
第七章	房客“好事情” / 87
第八章	彼得大伯 / 103
第九章	母亲归来 / 121
第十章	父亲的故事 / 145
第十一章	母亲再婚 / 155
第十二章	辍学谋生 / 171
第十三章	母亲去世 / 181



第一章

失去父亲

屋里的光线十分昏暗。父亲穿着一身雪白的衣服，赤裸着双脚躺在地板上。母亲穿了一条红裙子，上身半裸着，背对着窗子跪在父亲身旁。她抚摩着父亲僵硬的手，用一把黑色的小梳子梳理着父亲浓密的头发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落到父亲黝黑的脸上。

我很想提醒母亲：她手中的小梳子是我平时玩耍时用来锯西瓜皮的。但是父亲那双黑洞洞的眼睛和他龇到嘴唇外面的牙齿，让我从心里害怕。

母亲红肿着眼睛，声音嘶哑而低沉地对父亲说着什么。父亲却直挺挺地躺着，我怀疑他是否听得懂母亲含混不清的话语。我心里更加害怕了，不由自主地躲到外祖母身后。

身体肥胖的外祖母穿着一身黑衣服，她使劲儿地擤着鼻涕，不停地用一块大手帕擦着眼泪，看上去十分滑稽。她一边无奈地摇着头，一边将我推向父亲。

“可怜的孩子，再去看他一眼吧，你从此就没有父亲了。唉，他还这么年轻……”

我听不懂外祖母在说什么，她说话总是让人感觉莫名其妙。记得小时候我生过一场重病，一开始是父亲守在我的床边，可是后来不知为什么父亲离开了，外祖母来到了我的身边。

“你是从哪里走来的呀？”我问她。

“从上边，从下新城来的。不是走着来的，水上怎么能走呢？”



小傻瓜。”外祖母说着亲昵地捏了捏我的鼻子。

多可笑,外祖母说她是从上边来的!然而我家楼上住的是大胡子波斯人;我家楼下是地下室,住着一位贩卖羊皮的老加尔梅克人。他们都不用坐船回家,和水一点儿关系也没有。外祖母真是糊涂。

“你为什么叫我‘小傻瓜’,还捏我的鼻子?”我问。

“因为你爱多嘴!”外祖母笑着亲了亲我的额头。

从那时起,我就喜欢上亲切、风趣的外祖母了。现在,我藏在她圆滚滚的身体后面,心里盼望着她能低下头来亲亲我,然后带我离开这个令人恐惧的房间。

母亲开始神经质般地号啕大哭起来。我吓了一跳,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副模样。要知道,母亲平时不太爱说笑,说话时声音总是很温和。她的衣着向来十分得体,柔顺的头发总是在脑后盘成一个髻,使她看上去高贵、典雅。

现在,母亲臃肿的身体几乎伏在了父亲的身上,散乱的长发从她赤裸的肩头滑下来,遮住了她的脸。她仍在给父亲梳理着头发,连看都没看我一眼。

“快点儿收拾!”

等在门口的警察伸着脖子向屋里看了看,不耐烦地喊了一句。他身边还站着几个穿黑衣服的乡下人。

窗户上挂着一块黑色的披肩,被风一吹,披肩就像船帆似的鼓了起来。记得有一次,父亲带着我乘帆船去玩儿时,天空突然响起一声霹雳,吓得我直哆嗦。父亲笑着用腿紧紧夹住我,大声喊道:

“别害怕,‘大葱头’!”

.....

我正想着，母亲突然从地板上费力地挺起身来，但随即又坐下了，仰面向后倒去，头发散在地板上。她那张苍白的面孔变得铁青，她也像父亲那样龇着牙，尖叫起来：

“出去，阿廖沙——关上门！”

外祖母立即推开我，跑到门口喊起来：

“好心的人们，别害怕，你们先不要动他了，看在基督的分上，请你们走开吧！这里没有闹霍乱，是我女儿要生孩子，我恳请你们离开吧！”

我躲在角落里的一个大箱子后面，惊恐地看着母亲在地板上蜷缩成一团，她痛苦地呻吟着，把牙齿咬得“格格”作响。忽然，她尖叫了一声打起滚儿来，还碰到了父亲的身体，父亲却纹丝不动地躺在那里，脸上仿佛还带着冷冷地笑。

外祖母连滚带爬地来到母亲身边，用温和而亲切的声音说：“你再忍耐一会儿吧，瓦里娅！……愿圣母保佑你……”

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很长时间，好几次母亲站起来，又倒下去；外祖母像个黑皮球，在母亲身边滚来滚去。突然，黑暗中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。

“谢天谢地！”外祖母说，“是个男孩儿！”

她点上蜡烛，我看到她的脸上不知是泪还是汗在烛光中闪闪发亮。

后来，我在角落里睡着了——以后的事就知道了。

父亲下葬的时候，天一直在下雨，墓地里很凄凉。我站在滑溜溜的小土丘上，看着父亲的棺材被放进墓穴里。

穴底有很多水，还有几只青蛙，其中两只已经爬到黄色的棺材盖上了。

此时，站在墓旁的有我、外祖母、警察和两个手持铁锹的乡



下人。我们的衣服都被雨水淋湿了。

“埋吧。”警察说完，便走开了。

外祖母用头巾的一角捂住脸痛哭起来。两个乡下人弯下腰，急忙往墓穴里填土，穴里的水发出“扑哧扑哧”的响声。那两只青蛙从棺材盖上跳下来，开始往穴壁上爬，可是又被土块儿打落在穴底。

“走开，阿廖沙！”外祖母抓住我的肩膀说。我从她手里挣脱出来，我不想走开。

“你太犟了，上帝啊！”外祖母抱怨道。我不知她是在说我还是在说上帝。她低下头，默默地站在那里，直到墓穴被填平。那两个乡下人用铁锹“砰砰”地拍着土……

这时，刮来一阵大风，雨渐渐停了。外祖母抓住我的手，领着我向远处的教堂走去。“你为什么不哭呢？”当我们走出墓地围墙时，她问我。

“我不想哭。”我说。

“好的，不想哭就别哭了。”她轻声说。

外祖母的话让我觉得好奇怪，我平时很少哭，即使哭，也不是因为疼痛，而是因为受了委屈。每当我哭鼻子时，父亲就取笑我，母亲则是大声责骂。

后来，我们乘坐一辆平板马车，行驶在一条非常肮脏的大街上，街道两旁都是深颜色的房屋。我问外祖母：“那两只青蛙能爬出来吗？”

“不，爬不出来了。”她回答，“愿上帝保佑它们！”

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，都不曾这样频繁而又亲切地说上帝。

几天以后，外祖母、母亲和我一起登上了一艘轮船。我那个

出生没几天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，他身上裹着白布，缠着红带子，躺在船舱里的一张桌子上。

我坐在一堆行李上，从小小的窗户往外望，泛着泡沫的混浊的河水向后流去，溅起的浪花打在玻璃窗上，吓得我跳了起来。

“别怕。”外祖母说，她用柔软的双手轻轻地把我抱起来，又把我放回到行李上。

河面上笼罩着灰蒙蒙的湿雾，一片黑土地仿佛在视野中一闪而过。周围的一切都在颤抖，只有母亲紧靠舱壁，一动不动地站着。她愁容满面，双眼紧闭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她完全变了，变成了一个我所熟悉的陌生人。

外祖母不止一次地小声对她说：“瓦里娅，你就吃点儿东西吧，好吗？”

母亲沉默不语，依旧一动不动。

外祖母和我说话时，总是柔声细语的。和母亲说话时，声音要高一些，但似乎有点儿胆怯。

“萨拉托夫！”母亲忽然愤怒地大喊道，“水手在哪里？”

她说的话很奇怪。什么萨拉托夫？什么水手？

这时，进来一个身材魁梧、头发花白的人，他穿着一身蓝衣服，端着一个小木匣子。

外祖母接过木匣子，把弟弟的尸体放在里面，便抱着木匣子向门口走去。但由于身体太胖，她只有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狭窄的舱门，这使她的样子看上去很可笑。

“妈妈！”母亲喊了一声，从外祖母手里夺过木匣子，一同出去了。我留在船舱里，仔细瞧着那个穿蓝衣服的男人。

“怎么，是小弟弟死了吗？”他弯下腰对我说。

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水手。”

“萨拉托夫呢？”

“是一个城市的名字。你往外面看，就是这个城市！”

透过窗外的雾气，我看到了一片黑色的土地，它看上去就像从一个大圆面包上切下来的面包片。

“我的外祖母和妈妈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她们去埋葬小孩儿了。”

“是埋在地下吗？”

“是呀，只能埋在地下。”

我告诉水手，在埋葬父亲的时候，两只青蛙也被活活地埋在了地下。水手紧紧地搂着我，亲吻着我的脸颊。

“唉，小弟弟，你还什么事情都不懂呢！”他说，“你没必要可怜青蛙，上帝会保佑它们的！你可怜可怜你的母亲吧，你看她多伤心呀！”

这时，我们头顶上响起汽笛的“呜呜”声。那个水手急忙把我放在地板上，扭头就往外跑。

我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跑出船舱。这时，天已经黑下来了。离门口不远处有一些背着口袋、提着包袱的人正往扶梯上跑。大家都急着下船，我该怎么办呢？

当我随着一些人走到船舷踏板时，有人冲着我喊起来：

“这是谁家的孩子？”

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大家都往扶梯上挤，有人把我拉到一边，还有人抚摩着我。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。

这时，那个花白头发的水手来了，他一下子就把我抱起来，



然后向人们解释道：“他来自阿斯特拉罕，是从船舱里面跑出来的……”

回到船舱，他把我往行李堆上一放，就吓唬我说：“你再往外跑，我就打你！”随后，他就走了。

喧闹声渐渐地平静下来，轮船已经不颤抖了。船舱的窗口被一堵湿漉漉的墙壁挡住了，舱里变得又暗又闷，憋得我喘不过气来：妈妈和外祖母不会把我永远撇在这阴暗的船舱里不管吧？

我走到舱门口去开门，却怎么也拧不动门上的铜拉手。我抓起一个盛牛奶的瓶子，使出全身的力气朝铜拉手砸去。玻璃奶瓶碎了，牛奶溅到我的腿上，流进皮靴里。

我沮丧地躺在行李堆上，小声哭泣起来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

当我醒来时，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了，而且船身又开始抖起来。外祖母正坐在我身旁梳着头发。她的头发又黑又长，一直垂到地板上。

她的表情很严肃，可是当我问起她的头发为什么又黑又长时，她仍像昨天一样用温和的声音说：

“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。上帝说，给你这些讨厌的头发，你就耐心梳吧！阿廖沙，快睡吧……”

“我不想睡！”

“不想睡就别睡了。”外祖母一边编着辫子，一边朝母亲看去。母亲正仰面直挺挺地躺在长沙发上。

“你昨天怎么把牛奶瓶子打碎了呢？”外祖母轻声地问道。

我没有回答她，只是傻傻地看着她笑。我非常喜欢听外祖母说话的声音，她的发音特别清晰，而且非常悦耳，让我终生难

忘。

我对外祖母的感情是难以形容的。在她来以前,我似乎一直在黑暗中昏睡;她来以后,立即把我从昏睡中唤醒,引向光明。而且她还成为我终身的朋友,一个最能理解我、也是我最信任的人。是她无私的爱让我在以后艰苦的环境中充满信心和勇气。

四十年以前,轮船行驶得很慢。我们要坐很长时间的船才能到下新城,我还清晰地记得在船上和祖母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的时光。

那时,每当天气晴朗时,我和外祖母就从早到晚一直待在甲板上。秋天给伏尔加河两岸镀上了一层金黄色,浅黄色的轮船在河面上逆流而上,轮桨不慌不忙地、懒洋洋地拍打着河水,发出很响的“隆隆”声。

“你看,周围的景色多美啊!”外祖母从甲板的这一边走到另一边,嘴里不停地说着。

她常常站在船舷上,两手交叉在胸前,面带微笑,眼里噙着泪花沉默不语。这时,我便使劲儿拽着她那绣花的黑裙子。

“啊?”她猛地抖动一下身子,“我好像睡着了,还做了一个梦。”

“你为什么流泪?”我不解地问。

“亲爱的孩子,这是因为高兴,因为年纪大了的缘故。”外祖母微笑着说,“要知道,我已经度过了整整六十个春秋。”

她嗅了几下鼻烟,开始给我讲故事,故事的内容丰富极了:有心地善良的强盗;有圣徒,还有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。

她讲故事的时候,声音压得低低的,表情很神秘,两只瞪得大大的眼睛专注地望着我,好像在往我心里注入一种能使我振

奋的力量。我听完以后，总是央求她再讲一个，于是，外祖母便像唱歌似的又接着给我讲起来。

旁边站着几个水手，他们一边听一边笑，夸奖她讲得好，也请求她道：

“老太太，你就再讲一个吧！”

听完故事以后，水手们说：“走，跟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吧！”于是，我们便高高兴兴地向餐厅走去。

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，她总是远远地躲开我们，一直沉默不语。母亲身材颇长，浅色的头发编成粗大的发辫，像一顶王冠似的盘在头上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她那时就像被一层薄雾或透明的云包围着，总是从云雾中冷漠地直视着人们。

有一次，她恶声恶气地对外祖母说：

“妈妈，别人都在嘲笑你呢！”

“上帝保佑他们！”外祖母毫不在乎地答道，“就让他们嘲笑去吧，让他们笑个痛快才好呢！”

我还记得外祖母在看到下新城时，流露出来的那股孩子般的高兴劲儿。她拉着我的手走到船舷边，喊道：“快看，多美啊！我的孩子，这就是下新城！你看那些教堂，它们好像在空中飞翔似的！”

她眼里噙着泪水，对一直冷漠地看着我们的母亲说：“瓦里娅，你也来看看，好吗？你大概是把这个地方忘了！”

母亲皱着眉头冷冷一笑。

轮船停泊在距离下新城最近的河段上，河面上停满了船，显得十分拥挤。

这时，有一只载着许多人的小船向我们的轮船靠过来，船工把钩竿挂在轮船的舷梯上，小船上的人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地

登上轮船的甲板。最前面的是一个身材干瘦的老人，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袍，留着金黄色的长胡子，长着鹰钩鼻子和一双绿色的小眼睛。

“爸爸！”我母亲用低沉有力的声音大声喊着，一头扑到他的怀里。他抱住我母亲的头，双手抚摩着她的面颊，激动地喊道：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，傻孩子！你可回来了……嗨，你们这些人啊……”

外祖母像个陀螺似的转来转去，转眼间就把所有前来迎接我们的亲戚都拥抱亲吻过了。

外祖父问她：“你好吗，老太婆？”他边说边与外祖母拥抱了一下。

外祖父把我从人群里拉出来，摸着我的头问：

“你是谁呀？”

“从阿斯特拉罕来的，是从船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“他说什么？”外祖父转过身去问我的母亲，还没等我母亲回答，他就又把我推开，说道，“颧骨和他父亲的一模一样。好了，都下船吧！”

上岸以后，外祖父带着我们沿着一条山间小路往坡上走。小路是用许多大块儿的鹅卵石铺成的，两旁长满了枯黄的野草。

雅科夫舅舅和米哈伊尔舅舅都走在外祖父和我母亲的身后，几个衣着艳丽的女人领着六个孩子紧跟着他们。这六个孩子看上去都比我年龄大，他们不时地回头看看我，但没有人和我说话。

我紧紧拉着外祖母的手，和娜塔莉娅舅妈一起走在最后。